



白云深处

安徽潜山 舒天宇

我和父亲夜登天柱山，凌晨三四点，途经仙人洞，灯光从石屋溢出，黑夜有了影子。听说有高人隐居于此，一行人来了兴致，像飞蛾觅光闯进屋内。坐在塑料椅上的老人笔直站起来，长方形身材，举止孔武有力，身着旧夹袄，头戴灰色贝雷帽，短胡须杂乱无章，眼睛眯成缝，目光锐利。他就是著名摄影家张永富，金像奖得主，因拍摄黄山名震江湖。

二十年前，张永富初遇天柱山，惊呼其美，终在花甲之年，告别黄山云海，寄身天柱烟霞，重续天柱情缘。来山中数月有余，已创作百余幅作品。他在银屏上展示大幅照片，有的俯瞰山川，奇峰，奇云，孤亭，碧湖，掩映交叠，尽收其中；有的窄门观天，从交错堆垒的石山洞穴中窥见一抹蔚蓝，暖阳从洞口渗入，石头泛着橘光；有的恢弘壮阔，天柱山身披云锦风绸，沐浴金色霞光，神性十足；有的独辟蹊径，石头与石头之间紧张而平衡，构图微妙奇绝，明月高悬，石浪翻滚。

时隔两周，我便背着行囊，登上天柱山，追光逐影。

早晨六点，我们背着器材，攀山越岭，喊太阳起床。来到青龙背，寒风猎猎，衣帽鼓动，站不稳。他迎风架起三脚架，找好合适角度，脸贴住相机，手按在快门上，屏息凝神，如一尊雕塑。他告诉我，摄影是等待的艺术，云霞千变万化，美转瞬即逝，我们不是神仙，



无法指挥天空摆好姿势，必须时刻准备，捕捉天地间每一次颤动，记录霞光的每一丝流转，不放过细微变化，等绝景到来时，才能出好作品。一个位置，一个姿势，数日等待只为那一瞬的美。朝阳描摹出他纹丝不动的身影，他成了山中石头，和天柱山融为一体。我跟着架起相机，凝视远方，手微微颤抖，心怦然跳动，风如刀割。早晨八点多，我们踏上归途，他非常兴奋，“老天爷赏脸，今天拍到了好片子。”

张老师非常注重照片的后期处理，纯粹感觉派，不循规蹈矩的，不拘泥于清规戒律，以敏锐的审美直觉与夸张的艺术处理赋予作品新的生命，以心观相，重新创造镜中的天地万物。他对细节把控精益求精，对作品

要求极为苛刻，一张图片有时要花上一整天来调整。

在摄影艺术返璞归真的潮流前，他背道而驰我行我素，不惧批评，不避浓艳，万紫千红，大胆夸张，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天柱山，如神附体，光芒四射，火烧满天火，山戴紫金冠，石头能说话，松树会跳舞，大俗大雅，亦真亦幻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，让人耳目一新，热血沸腾。他将风光摄影推向极端也推向险境。孤独是艺术的大道，他一骑绝尘，把赞誉与批评丢于脑后。半个月过去，我们亲密无间。我也想学他们挣脱世俗樊笼，归隐山林，闲云野鹤，逍遥自在，奈何尘缘未了。我与张老师告别，再回首，他在白云深处。

三月

安徽合肥 吴蔚芳

三月，去看花吧。最先露出小脸蛋的，是蒲公英。小草还没完全返青，蒲公英就挤出小脑袋，眨巴着眼睛。草地在屋子东边，起先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朵，孤零零的。一些时日，蒲公英的种子，纷纷在草地里住下。

春来了，它们东一朵，西一朵，择邻而居，悠闲自在。见过几株并蒂蒲公英，根茎缠绕，相亲相爱，很是感动。是要等到它果实成熟，撑起毛茸茸的小伞时，方挖出来做菜吃，或晒干了煮水喝，能清热解毒。可别小瞧这些小伞，它们是蒲公英的种子，我总要轻轻吹一口气，让小伞随风飘去，繁衍，新生。生生不息。每一个生命，即便再卑微渺小，都值得善待与敬畏。

草地里还长婆婆纳，它们低调地开着粉蓝的小花，白蕊，密密地，铺满草地，满天星似的。细高个的荠菜花，挤在婆婆纳的大家族里，迎风摇曳。几株叫不出名字的，细小的紫色小花，开在屋檐下，轻吟低唱。晨起，见十几只灰喜鹊在草地上啄食，紧跟着又飞来两只黑喜鹊。它们是院子里的常客。冬日，草木枯，鸟儿觅食难，家人常撒一些谷子在屋外，供鸟儿们来吃。门前晾晒的肉肠，也会在不经意间被灰喜鹊当做美味佳肴。久而久之，鸟儿们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园。

驱车行走在乡间小道，行到一处村落，猛地撞上一片金黄。惊呼，菜花开了。可不，连日的高温，只消三天，就催得油菜拔节长个，菜花忙不迭盛开。这些村民房前屋后的油菜地，也只算得上小家碧玉。车子一路向前，忽见成片的油菜花铺展开来，绵绵不绝，壮阔无垠。菜花边的小路上，花田里，全是来赏花拍照的城里人，他们带着相机，拿着手机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，身后的菜花衬着笑脸，人也变得娇媚。如果说，绿色是春天的底色，那么，黄色，绝对是绘在这块底色上最明亮的一笔。

儿时，村民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，春风拂过小乡村，野蜜蜂便在山墙上寻觅钻洞，山墙其实就是一面土墙。记忆中，山墙上有许多小洞，有蜜蜂飞进飞出。放学后，小伙伴们纷纷跑回家里找来小瓶子，再折一根细细的干稻草，把蜜蜂

从洞里掏出来，一旦听见洞里有嗡嗡声，立即将瓶口对准洞口，被掏出来的蜜蜂一头扎进瓶子，逮个正着。胆大一点的，将捉到的蜜蜂拦腰折断，吃肚子里的蜜，说是比糖果还甜。那是童年最甜蜜的回忆了，现在想来挺残忍的，不过那时候可没想这么多，只想尝尝那甜丝丝的味道。也有怕蜜蜂饿着的小伙伴，会事先跑到油菜地，摘几朵菜花放进瓶子，再把瓶口戳几个洞眼，蜜蜂能在瓶子里活好几天。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这些小时常玩的游戏，如今的孩子早已玩不到了，真是同情现在的孩子们。

拐角处，一株高高大大的红叶李一树浅白，每日笑盈盈地迎我，我也回它以微笑。一日，家人说，杏花开了。迫不及待走进那片杏林。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，前几日鼓鼓的花苞苞，不见了，一树一树的杏花，齐刷刷冒出来，俏然立在枝头。今年的花比去年的盛。是生机勃勃，是欣欣向荣。美，真是太美了！我醉在花间。那场景，我已无法形容，只剩下惊叹的份了。

“满街芳草绿，一片杏花香。”你正不晓得要走近哪一朵才好时，于是，你看见了一只只粉白的，肉嘟嘟的小手臂，挥舞起来。“到我这来”“到我这来”，你又听见它们顶顶热情的唤声。醉眼迷离着走进花海深处，摊开手掌，几片花瓣飘落掌心。低头轻嗅，浅香入腑。回到家中，指尖散着香，呼出的气息亦透着香，这是春天的味道。我是被这春天的味道包裹着的了，我是幸福的。成群的蜜蜂围着花朵“嗡嗡”，这些花儿，够蜜蜂们忙碌一季了。我想，这个春天，蜜蜂是快乐的。

还有桃花、李花、辛夷花，还有，还有……三月，有太多的美好会遇见。

十字路口遇红灯，一个红领巾跑过去，搀扶一位老人走过斑马线，她仰着红扑扑的小脸，眉眼含笑。我不禁莞尔，这当是三月里最美的花吧。

靓丽的羽叶甘蓝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冬季的合肥及周边城市，兴许是为了冲淡萧索气氛，每每在隔离道上栽植成片的羽叶甘蓝，一行绛紫，一行鹅黄，一行翠绿，排列有序，井井有条。有一次，我站在锦绣大道与始信路交口的一幢楼顶上，从这高处往下看，整个隔离带，恰似一条长幅彩色地毯，任人与车在其两旁行走与流动。

羽叶甘蓝又称羽甘蓝、叶牡丹，与油菜、大白菜、小白菜、卷心菜、大头菜等家常蔬菜都是近亲，同属十字花科芸薹属。这一属植物，大多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蔬菜，成为日用家常的重要元素。作为观赏植物，羽叶甘蓝是食用包菜的园艺变种，经过长期的选育，羽叶甘蓝的叶形与色彩日益丰富，但仍以紫、红黄为主色调。一棵羽叶甘蓝，叶片皱褶有多寡深浅之分，颜色常有外绿内紫、外黄内红之别，在同一花坛上栽植，互相搭配，互相映衬，在众卉香消玉殒的寒冬腊月，似花而非花的羽叶甘蓝，十分养眼，从而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羽叶甘蓝为十字花科芸薹属跨年生草本。直径一般30~60cm，高度25~40cm。单叶，有皱叶、不皱叶和深裂叶；中间叶片有红、白、粉红、玫瑰红等色。总状花序，萼片4，2轮，花瓣4，十字形排列；花两性。长角果，圆柱形，种子球形。

食用甘蓝原产于欧洲，经园艺变种后的羽叶甘蓝，其主要品种中，若按叶片区别，东京系为圆叶，大阪系为波浪叶，名古屋系为皱叶，孔雀系为裂叶。目前各地栽植的羽叶甘蓝，叶片的颜色不再单一，有叶缘呈翠绿、灰绿、深绿的，也有叶片中间呈白、黄、玫瑰红、紫红等色的，总之，叶片颜色更加丰富多彩。羽叶甘蓝以其耐寒性与“花期”长两大特性，倍受青睐。羽叶甘蓝不畏风刀霜剑，即便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依然不失明媚鲜妍；羽叶甘蓝最佳观赏期为1至3月，这期间的某些旦暮，由于光影的更替嬗变，常常呈现花非花、雾非雾的美景，给道路与街市，带来捉摸不定的温柔。然而，当时序进入4月，气温回暖，羽叶甘蓝抽茎、开花之日，也是它退隐花坛之时，另一些小型花卉，将取而代之，花坛里上演的，是不一样的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大戏。

盆栽羽叶甘蓝，渐成风气，但整株不可太富胎，放在书房的花架上，倒也赏心悦目。想当菜吃，也可以的。